

82

鳳仙姑娘

孫席珍著

院長存書

一九三七

鳳仙姑娘

孫席珍著

1937

“嗚——”的一聲電燈收光的長笛，把鳳仙姑娘從睡夢中喚醒過來。

正是早春的後半夜。月亮從桑樹梢頭移到斜對過靠西邊的城牆角上；清寒的光，寂寞地透過糊着薄綵紙的窗楞，照到鳳仙姑娘睡覺的牀上。鳳仙姑娘覺得“不好”，連忙掀開藍印花被，撿起半個身子坐起來。空氣之中還着實帶些令人瑟縮的成分，鳳仙姑娘吁了一口氣，便忍不住連聲地咳嗽。這時

長笛聲已經息了，四野闐然，只有零零落落的報曉的鷓鴣，與鳳仙姑娘的咳聲一唱一應。

鳳仙姑娘披上月白竹布的棉襖，套上藍裕褲，爬下牀來，坐在小竹凳上，一壁扣着衣鈕；一壁却只是憧憬於夜來的夢中。夢影是，雖然已經縹緲得非常，但她還是盡力地去追逐：

“兄呀，徐三不是個好人呀！”在港田橋頭，母親出現在她的面前了；牽着她的手，這樣柔和地說，右手似乎還抹着淚。

“你年紀已經不小了，女大須嫁，這也是理所當然。但弟妹還都年幼，孤苦伶仃，沒有一點靠傍，你應當體恤爺娘的心，竭力照應他們。你就是必須要嫁，也得揀一個如意郎君。那徐三，他是個百無聊賴的拆白鬼；你若跟了這種人，這一世也是看得見的了。現在外間對你的閑話很多，你自己要檢點些。”說出這樣一片大道理來，很有些像父親的口

吻，然而，在夢中，却分明是母親說的。

母親還指着橋邊零星開着的幾點紫雲英，告訴她現在正是迎風驕傲的時候，一朝被過路的野狗所踐踏，便立刻會委身于污泥了。

“兒呀，你是我的親生女兒，你要爲我爭一口氣，不要使人來唾罵我，更不要因此敗壞我們謝家的門風。”母親最後和淚說。

鳳仙姑娘這樣盡力地追憶着，但記得的就是這不連續的幾個片段；港田橋下一派清清的河水，彷彿還飄浮在她的眼前，然而不知怎麼一來就醒過來的事，却再也記不起來了。

她獨自怔怔地凝想着。定一定神，記得雙親確乎已經死去了一年多；舉眼望望睡在牀上的十一歲的妹妹和六歲的小弟弟，這時大約正做着在草坪上放風箏打筋斗的夢罷，大而冰涼的淚珠便掛在她的頰上了。

“姊姊，要撒尿。”她正在想得入神，忽然聽得小弟弟和兒在牀上翻了一個身，要哭出來似地說。

“好呵，等姊姊來咯。”說着只得有氣沒力地走到牀邊。

等她抱了和兒從新上牀，給他蓋好棉被和衣服後，鳳花妹妹也給吵醒了。露出了兩隻小手，亂擦睡眼，然後噙住鳳仙姑娘的臉，似懂非懂地說：“姐姐，你做什麼又哭了？”

“別瞎說，靜靜地再睏一覺罷。等天大亮了，好生照應弟弟起來。白天不要帶了他到處去亂竄，要聽嬤嬤的話。——曉得罷？”每天說慣了的話，今天再說一遭時，心裏却格外覺得悽苦。

天色漸漸地由魚肚白轉成淡青，隱隱露出一線曉光來。連忙端了木槌的臉盆，到水缸裏去舀了半盆水。聽到嬤嬤房裏已有了響動；心裏便耽憂着，叔叔莫非已經醒過來了罷。

“鳳仙，這早晚還不去上工嗎？”叔叔在被窩裏伸出頭來說。

“這就去。”說着便還帳似地洗了一把臉。嬌嬌在牀上嚶嚶嚶地和叔叔低語着，“總是說我不好的話”，也無心再去聽她。解下裹在頭上的毛巾，對鏡子照了照昨夜梳就的頭髻，敏捷地披上黑嵌肩，提了飯籃，輕輕地開了門出去了。

“今天恐怕太遲了，”便加速度望前走。迎面一陣一陣的冷風，使她禁不住寒顫。走出竹林籬，繞過一條長巷，到了大街上。兩旁鋪門都還緊閉着，知道時間還早，這才略略放下了心。

她一徑望前走。“同裕茶號”的朱漆金字的招牌，已經在她頭上擦過，又已相去有一箭之遠了，看看將要到文昌閣。她還是頭也不回地望前走。

“鳳仙姐，你今天到那里去？”陳四姑恰好迎面走來，看到鳳仙姑娘好像有什麼要緊事似地走過，

便含笑這麼招呼了一句。

這聲音本甚低微，而且還帶着三分嬌氣；但在失了魂魄似的鳳仙姑娘聽來，却好像半天雲裏的一聲霹靂，幾乎嚇破了她的膽。

“唔——”她忸怩了半天，說不出一句話，

“你今天不上工去嗎？”

“去。”

“那麼你到那邊去做什麼？”

“想去買些東西……”鳳仙姑娘滿臉緋紅，似乎已經被人猜透了自己的心事似的，怎麼昏到連天天來慣的茶號門口都會走過的呢，只得吞吞吐吐打了一句謊。

“好，你買了東西就來。”

鳳仙姑娘站着不動，假裝凝思半晌，然後追上陳四姑去，挽着她的手說：“呵，不買了，同你一路到茶號裏去罷，——東西晚上再買也不遲。”

她們手挽着手走進茶號門。

“阿呀呀，今天花花姊妹一路來。”王先生伏在櫃台上漱口，無敵牌牙粉雪白地塗滿了一嘴唇，却總戰勝不過年深月久的焦黃的牙齒。

“鳳仙姑娘今天格外漂亮了呢，怪不得爹三要動心，連我也想打主意哩。呵呵呵。”管帳的胡麻皮披着假嗶嘰棉袍扣着銅鈕結走出店面。來

“這輕口薄舌的，也配坐帳桌……”鳳仙姑娘放好了飯盤後，這樣笑冒了一句，同時兩隻眼珠很快地一齊奔向左眼角。這一瞟不打緊，胡麻皮和王先生的靈魂却都飛上了半天。

“沒有好處的瓦短命鬼！”陳四姑也不肯讓步，馬上和鳳仙姑娘結了聯合戰線。

“呵呵呵，”胡麻皮非常之得意地笑。

“哈哈，”王先生也得意得非常地笑。

“大姑娘，面孔紅冬冬……”六一司務趁火打

翹地唱了一句山歌，走進棧房裏去了。

二

鳳仙姑娘撅着小嘴，眯着眼睛，坐在篩箕旁揀茶葉。她兩隻手有次序地活動着，頭腦却只覺得恍恍惚惚，非常沉重；那顆活潑潑的小心兒，早已不知飛到那里去了。

陳四姑們也都團團圍着篩箕坐着，好像冬天圍爐向火一樣。篩箕裏的茶葉權充作一爐炭火，大家七手八腳地撥動他。

她們一壁這樣工作着，樣子似乎很忙亂；但她

們心裏個個都很鎮定，所以一壁又有條有理地拉扯着談開天。鳳仙姑娘本是個有名的“話包子”，是每天閒談會的中堅，今天可是偏偏癩開得金口。大家都猜她在家裏受了氣，或者有什麼心事，所以都不敢勸她，恐怕反因此討一場沒趣。

“聽說又要開紀念會了，我的衣服舊得這樣，叫我怎好意思見人？工錢又不知要到幾時才發，真把我急死了呢。”邱六姐訴說着，臉上微微紅了一紅。

“可不是？”招弟姑娘仍是低頭揀茶葉，並沒注意邱六姐的微赧的雙頰。“我倒也想做兩件罩面褂子穿呢。昨天走過西大街，看到布店裏又運到好多花洋布了；那花紋真叫好看！只怕是上海運來的，各色各樣的花頭都有。等發了工錢，我們一同去買罷。”

“工錢？還不知何年何月？餓着肚子在這里做，

也不是了！’白家嫂子獨自咕嘟着。

“招弟姐，”陳四姑插嘴說：“你們要買布的話，最好到怡昌去買。那里花頭最多。今天買了，趕着做，到開會時還來得及哩。”

“又要開什麼會嗎？我這回可不再去拋頭露面了。老說游街游街，却叫大街上的店倌和看熱鬧的人輕口薄舌地嘻嘻哈哈笑罵一頓，我是看不慣！”大毛太娘一肚子的情蘊不平，乘機會發洩一下。

誰也沒有理會這古板的老婆娘。

“今天買？好輕快話！錢還不知在那一國？”招弟姑娘心裏也頗不痛快，不顧死活地頂了陳四姑一句。

陳四姑不但不見氣，反而微笑；努一努嘴，又嬌聲說：“執行委員不坐在這裏嗎，怕什麼？”

大家給她這一提，便都恍然大悟過來，視線立即都集中到鳳仙姑娘身上。鳳仙姑娘一句話也不

說，只是低着頭揀茶葉。白家嫂子“阿哈”打了一個呵欠。

“執行委員”，招弟姑娘首先開口。

鳳仙姑娘仍然不動聲色地揀着茶葉。

“委員老爺，”邱六姐急不過，在鳳仙姑娘肩膀上推了一下。“喂，別儘裝糊塗啦！”

鳳仙姑娘喫了一驚，抬起頭來，看到幾十雙眼睛都注視着她，又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倒弄得她手足無措起來。

“做什麼？”她沈吟了一回，又定一定神，開口問。

“做什麼？我們的話都該聽見了罷？”招弟姑娘反問她說。

“沒聽見。”

“沒聽見？好，就算你沒聽見。我們剛才在說，現在連換洗衣服都沒有了，想做件把穿，又沒有

錢，打算借兩個工錢用用……”招弟姑娘原是帶着玩笑的口氣說的，說到後半，語氣不能不正經起來，反而不好意思說下去了。

“你是執行委員，想你去和老板說說呢。”邱六姐受了陳四姑的啟示，連忙補足一句。

“是的，”白家嫂子搶着說，樣子可是很可憐。“我家裏還有兩個小鬼哩，每天連一口薄粥都得不到口。總是病病痛痛。鳳仙姐，你是作興彎圓，只要你一說，事情就走得圓。請你開開恩，只當你接濟我們……”

鳳仙姑娘聽了她的話，心裏很得意；同時却又覺得她很可憐，又可笑，可是又不好笑出來。

陳四姑倒底是有分寸的人。她一看鳳仙姑娘要笑又不敢笑的神情，心裏便着急，恐怕一笑起來，事情弄糟；她又曉得還有些人必定要接着大訴其苦的，囉嗦話一多，事情反而會得不着要領。她

想，這是她說話的時候了。于是，她便攔住大毛太娘還未說出的話，又向鳳仙姑娘望了一眼，然後從從容容地說：“鳳仙姐，剛才招弟姐她們的話，可也是實情；其實，何止招弟姐她們這樣呢，大家還不是都一樣？至于我自己，遲早倒是一樣的。不過，這是大家的事情；爲了大家，得請你想點辦法。鳳仙姐，你說怎樣？”

陳四姑說一句話扭一下頭，態度顯得很自然；嬌滴滴的聲音，說完了又滿臉含着笑。大家聽了，都覺得她已代她們說了她們要說的話；鳳仙姑娘聽了，也覺得她的話句句都是近情近理，不容你說半個“不”字。

“唔——”鳳仙姑娘略略思索了一下，終于只有滿口答應：“那麼，總要等散了工時再去說罷。”

“那倒沒有什麼不可；不過，這是大家的事情，你說了總得上勁去做就是，大家都感激你。”陳四

姑萬事讓人，到緊要關頭，可決不肯退讓半步；

“好，一準就這樣辦。”鳳仙姑娘也更加勇敢一點。

大家奉了委員的面諭，都心滿意足地，繼續把注意力集中于閒談和工作上去了。

鳳仙姑娘獨自沈入于凝想中。她想，“人說做夢做夢，夢裏的事那里靠得住？母親說徐三是百無聊賴的拆白鬼，但是，我倘若沒有他，那里有今日大家都叫‘委員委員’的風頭？現在做官的也叫委員了，我也是委員，同女官也該差不多罷；怪不得大家都圍着我要我去向老板說話，老板是很聽我的話的，恐怕也是由于女官的緣故。……然而，叔叔爲什麼仍然天天要罵我呢？唔，叔叔是不懂事的老古董，他連什麼叫執行委員都不曉得呢，也跟剛才白家嫂子一樣，叫我‘作興彎圓’……”她想到這裏，忽然忍不住笑起來了。

“鳳仙姐，笑什麼？”邱六姐喫了一驚，忙問。

“我嗎 唔，我笑一個人……”鳳仙姑娘是決不肯在人家面前露出什麼破綻來的，故意裝出漫然自得的神氣，笑望着邱六姐。

邱六姐摸不着頭腦 又以為在笑她 臉上因此確乎描出桃花的顏色來了。

三

大約下午三點鐘光景，太陽光不冷不暖地，恰恰照到牆上。瓦簷上兩隻麻雀，唧唧喳喳地，不知是在拌嘴呢是在調情；只見其中一隻，忽然飛了開去，在太陽光裏洗了一偈澡，仍復飛回來了。

鳳仙姑娘望着這兩隻麻雀，正在怔怔地出神；突然，徐三八面威風地闖了進來，他穿着一套整整齊齊的常青沖線呢的中山裝，胸前很奮目地掛着一塊瑤瑤的洋金銅徽章，藍底白太陽的中間，分明

鐫着“工統”兩個字；左手挾着一隻裝得飽滿的黑漆英皮的辦公包，腳下的黃皮鞋漆亮漆亮地發着光。

“阿唷，鳳仙姐，徐先生來了呢。”陳四姑眼快，一眼瞥見徐三跨進店門，便趕忙通知鳳仙姑娘；一面又招呼徐三說：“徐先生，請坐坐，這幾天又要忙開會了嗎？”

鳳仙姑娘略略把頭抬了一抬，很快地重又低下去，願自揀茶葉。大家的視線也暫時都向着徐三。徐三得意揚揚，在她們旁邊來回踱步；新皮鞋和脚背互相摩擦着，一下一下地發出“噠呀噠呀”的聲音。

他這樣來回地踱了一陣之後，終於在陳四姑座位背後站住了；從辦公包裏拿出一張油印紙來，交給鳳仙姑娘：“後天開三八紀念會，特來通知你們去參加，由你帶隊去。”

“後天一起去嗎？”鳳仙姑娘接了紙，並沒看，又略略把頭抬一下問。

“一起去，不許請假！不去的扣一天工錢。”他們一見面，彼此就覺得對方好像有一道光籠罩着吸引着似的，越想親近，而在人家面前，反而越加顯得疎遠。于是，徐三像煞有介事地說。

大毛太娘暗暗地伸了一下舌頭。

“三八紀念是多麼重要的會，怎麼可以不去呢？”徐三又想起什麼來似地，用力補足一句。

“徐先生，三八紀念是個什麼紀念節？”邱六姐究竟年紀還小，不懂事；她急于要知道三八紀念之重要，便傻傻忽忽地，可是又羞羞怯怯地問。

“三八紀念嗎，三八紀念就是國際婦女節。”徐三要在鳳仙姑娘面前顯出有學問，便很快地回答說。至于國際婦女節又是怎麼回事，那是犯不着去尋根究底的。

邱六姐聽了他的答話，她仍然是不懂，正想接着再問，只聽徐三已在說別一件事了：“你們會裏近來可有什麼事？”

“事倒沒有什麼；不過，今天，她們要想我去問老板討工錢。”鳳仙姑娘好像劉備得着了諸葛亮似的，帶着請教的口氣說。

“那很好，他們資本家真可惡，我們爲了三民主義，不能不這樣。你好生去辦，如果那軍閥走狗再討厭，你就去報告我們，叫他看一個厲害！”徐三斬釘截鐵地說。每句話裏都擱上一個新名詞，證明他確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青年。

大家聽了他的話，心裏都更加放鬆了一大節；鳳仙姑娘尤其起勁，好像聆了徐三一席話，事情已經馬到功成似的。她這時已經確切地認定，昨夜的夢，就是所謂“春夢如狗屁”的“春夢”了。

徐三在她們旁邊操體操似他踱了一陣之後，

心想對鳳仙姑娘講幾句情話既無從講起，想再賣弄一下有學問，也更沒有什麼足資賣弄，走了。

鳳仙姑娘只向他瞟了一眼，不曾說什麼；陳四姑代她挽留著說：“徐先生不再坐一下去嗎？”

“我忙得很，另外還有事。”徐三乘勢回一次頭。

徐三走遠了，鳳仙姑娘覺得非常地悵惘。徐三在這裏的時候，她樣子雖裝得很鎮靜，神經可是的確很興奮而且緊張；他走了，心裏便莫名其妙地空虛起來，什麼事都懶動得，覺得揀茶都沒有興致了。她打開那張油印紙，無精打采地看着。

“鳳仙姐……”陳四姑笑着向她做一個鬼臉；一看她正在凝神讀通知書，便也湊上前去，念道：

“揀茶工會列位同志大鑒。逕啓者：三月八日，爲國際婦女紀念節，本會等特發起于是日下午一時在天主堂舉行紀念大

會，務希

貴會列列同志准時全體參加，共襄盛舉，

爲幸！此致

革命敬禮！

大安工統會同啟
大安婦女會

四

“招弟姊，你看買那一疋好？”邱六姐和招弟姑娘同站在怡昌布店的玻璃廚邊，凝望着玻璃廚裏陳設着的各式各樣的布匹，一壁商量着說。布疋的花頭和種類很多，望去每疋都很好看，只在乎各人的鑒別。夥計叉着雙手，靜靜地站在旁邊，伺候她們的選定。

這時已近晚餐時分，滿室明亮的電燈光，照得她們的已經做了一整天工的倦眼微微發昏。好幾

分鐘之後，她們看中了一疋綠地黑花的，請夥計取下來，細細一認，又覺得不好；那夥計又取下一疋橙黃色水波紋的來，也仍然是不好。

“穿得大鮮艷了，不大方；太素淨了，又不行時，我看還是買這一種罷。”招弟姑娘說着，終於挑定了買鐵血布；邱六姐也揀了一種茄花斜紋布，每人裁六尺，付了錢，挾着布出來了。

街上是一片浩蕩的景象，來往的行人湧得好似潮水。邱六姐和招弟姑娘，帶着非常得意的心，向潮水中冲進去，又急急地想從潮水中鑽出來，尋覓她們的歸路。

“阿呀，明天一點鐘要開會，十二點鐘便要到齊，這衣服怎麼豈得及？”邱六姐得意之餘，盤算了一回，忽然又擔起憂來。

“那怕什麼？打算今天趕一夜，保趕得及！”招弟姑娘胸有成竹似地回答說。

‘今天趕一夜，明天怎麼上得工？’邱六姐反而更加躊躇了。

“傻子！”招弟姑娘笑着。“明天放一天假，早上不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覺嗎？”

“唔，”邱六姐恍然大悟；臉上頓然起了一朵紅雲，一直紅到耳根。于是只得訥訥地說：“我該死，我該死！連明天放假的事都忘記了，這不是該死嗎？”

“小丫頭！”招弟姑娘聽了邱六姐的話，忍俊不禁起來：這樣帶笑罵了一句，便拉住了她的手望前走。

早春時候，夜涼還着實襲人；邱六姐略略有些感到寒顫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便挨近招弟姑娘一點，然後微仰起頭來，望着招弟姑娘，嘻嘻地笑着說：“招弟姐，明天穿了新衣服去開會，多漂亮！都是鳳仙姐的功勞呢，我們得謝謝她。”

招弟姑娘並不回答，但只微笑；忽然若有所感似她，愀然嘆息：“唉，鳳仙姐實在是個好人，可惜太老實了！”

邱六姐惘然半晌。“太老實了便怎樣？”終于脫口問出來。

“你不知道她的事嗎？太老實了容易喫虧呵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你總知道罷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的，好姐姐，請你告訴我罷。”

“那麼，等回了家再說。”

說着，兩個人穿過一條斜街。斜街的轉角，恰好一家燒臘店的門前；燈光之下，店面裏的東西一目瞭然；燻雞燻鴨擺在盤裏，一串串的香腸，掛得好似珊瑚。

“好味道的東西哪，買兩百錢去下飯罷。”招弟姑娘站住了，向着櫃台：“喂，切兩百錢燻鴨。”

燒臘店裏的夥計，三十上下年紀，繫着變黃了的白圍裙，走到櫃台前，很純熟地切好了燻鴨，把舊報紙一包交給她。

回到家裏，約摸七點鐘；小院中，月色很明亮。兩個母親，坐在長凳上，渴睡似地等着女兒的歸來。

晚餐桌上，招弟姑娘和邱六姐面對面坐着；靠着石油燈，剛才買的燻鴨擺在面前。

“招弟姐，你說鳳仙姐怎樣？”邱六姐又提起剛才的話。

“我說了，你可不許對人家說的呵。”

“我不說就是。”

“我也是聽陳四姑說的，她說鳳仙姐的委員，是徐三替她弄的。她可是上了徐三的當。那徐三，你可曉得，他是個本地有名的無賴，不知怎麼居然在工統會裏鑽到一個位置，會裏就派他做交際，他

看見鳳仙姐長的標緻，便起了心，在鳳仙姐面前花言巧語了一頓，鳳仙姐給他說動了，後來工統會便來了一道命令，叫鳳仙姐做委員。于是，徐三便拚命來勾引她，終于被勾引到了。這本來也不算什麼，可是，徐三對她又半點真心也沒有，只把她當作姑娘嫖罷了。她自己還睡在篋裏！”

“就是這樣嗎？”

“哼，還多得很哩。鳳仙姐的爺娘都已經死了，她是跟她叔叔過活的；她叔叔是個黑良心，嬉嬉更是個喫人的雌老虎。起先他們對她還算過得去，因為鳳仙姐天天織襪，也很賺得些錢；茶市上來了，牠又去揀茶。每個月的工錢，除了留些自己做零用，也許稍微留些私蓄也未可知，其餘的錢可是都得交給他們。後來，牠當了委員，她叔叔到是很快活，以為當了委員，總可以多弄兩個錢。那知鳳仙姐做事太認真了，這都是她太老實了的緣故，所以

老板恨得她如眼中釘，當面雖然也會嘻嘻哈哈說些輕薄話取笑她，算是敷衍她的委員面子。骨子裏實在恨得她毒。工統會裏聽說老板對她很高興，也不大滿意她。徐三是糊塗蟲，朝三暮四見風轉舵，更不用說起；他昨天在我們面前說的，不過擺臉的話罷了，那里真靠得住？實際上，還不是鳳仙姐一個人在老板面前劈硬板？可是，你要曉得，現在不比去年了，在去年，和老板劈劈硬板本是算不得什麼的，但現在那可以這樣？……”

“現在該怎樣呢？”

“你不要急呀，且聽我說，所以老板總想想法子革除她，據陳四姑說是，老板已漸漸露出些口氣來了。這種謠風一傳傳到她叔叔那里，她叔叔不會氣得嘔血嗎？倘若她真被開革掉，沒有錢收進還是其次，不是還要白白地供養她？所以藉口她和徐三的事，說她敗壞門風，時常要打罵她。總因她太老

實了，反而自己喫虧……”

“你說鳳仙姐應該怎樣，才不會喫虧呢。”

“其實，憑良心說，鳳仙姐現在也算不得錯；她在這裡，我們都有些好處呢，即如討工錢的事，倘若不是她去，今天那里領得到？不過做人總該調皮一點才是，人應當存心忠厚，但也不可太老實，否則到處都會喫虧上當的。你看陳四姑，她說話說得很好聽，但你要她出頭去幹，她可死都不來；你還記得嗎？昨天她還唆使大家催逼鳳仙姐呢。像她似的，一言一動都是有分有寸，才是真腳色，無論走到那里都只見便宜，不會喫一點虧的。”

招弟姑娘先喫完飯，放下盃筷，便結束她的話道：“總之，我們做人固然不可像鳳仙姐似的太老實，但也不能學陳四姑。忠厚之中，帶一點調皮，方是做人的道理。”

抹了桌子以後，她們就拿出剪刀和新買的布

來裁。

轉眼夜深了，萬籟都寂然；只有招弟姑娘和邱六姐，還是頻息靜氣地在江城三月的夜涼中掙扎，一針一針地縫綴新衣。

五

三月八日那天下午，杏花樓茶園裏，特別呈
出一番盛況。

杏花樓茶園位置在城內丁字街口，因為地
適中，所以生意一向就很興旺；今天又平地多了
一批來借此看熱鬧的顧客，因此情形更
擁擠，遲
的幾乎連找一處插足之地都沒有。那三開間的
座上，坐滿了將近百數的茶客；桌上茶盃裏冒出的
熱氣，茶客嘴上噴出來的香烟氣，和這近百的

客，堂倌和小販所共同呼出來的炭氣，如江流之匯于大海，攏總融合成一種令人起反胃噎膈的味道。談話的聲音，轟轟然，好似糞廁中的羣蠅，又似夏夜的天雷，辨不出是誰在說和誰在說什麼。

這天，同裕茶號的鄧老板和管帳的胡麻皮，也在這騷擾的茶園裏，樓上臨街靠欄干左角的一張茶桌上，泡了一盃龍井綠茶。他們的光顧到這里，原因很複雜：一則因為長晝無事，借此來排遣排遣；二則也來湊湊熱鬧，並就此觀察揀茶工會羣衆的力量；三則還有些機密事務要商量。店務已委託了王先生在那里負責維持。

堂倌照呼他們坐下後，便泡上一盃茶來。胡麻皮接過茶盅，拿起茶盤蓋撥了撥盤裏浮起在水面上的茶葉，仍復蓋好，然後倒了一點茶在茶盅裏，很純熟地蕩了一蕩，隨手潑在地板上；再從茶盅裏倒上一盅茶，放在鄧老板面前。老板用三個手指頭

在桌上輕輕地碰了兩下，表示對不住。

“今天這里生意很不錯，”胡麻皮前後周遭望了一望，先向鄧老板挑起話苗。

“喔，是的。他們今天又要開會游街了，大家可不樂得來看看熱鬧，呵呵呵。”鄧老板不自然地笑笑的時候，胖臉上的雙下巴更加明顯了。

“我說，壽店王，他們天天這樣開會，也開不出什麼結果來的，我以為，實在可以省些工夫。”胡麻皮曉得鄧老板的意思，故意一步湊緊一步。

“其實呢，”鄧老板却特別做得從容起來了。“他們自然也有他們的道理。不過，這于我們商人似乎太喫虧了，——喂，堂倌，拿一碟瓜子來！——老胡，你說是不是？他們時常這樣歡快地開這個會那個會，一開會就要休息一天，工錢又天天擰着要增加，這也不大好，總得想個雙方有利益的辦法才是。——來，老胡，喫點瓜子。”

胡麻皮隨手抓過一把瓜子來，放在自己面前，揀一粒飽滿的放在嘴上噙着，沈吟了一下，勇敢地說：“這本是一件很討厭的事，不過現在也有辦法了。昨天我聽縣衙門裏的一個朋友說，上峯已經決定了下一道命令，以後不准再開會了；不過命令還沒有到，所以這消息還是祕密的。我說，壽店王，我們乘這機會，不妨這麼來一下……”

胡麻皮說着，站起身來，把凳子移近鄧老板一點，然後彎屈着背脊，將嘴巴湊近鄧老板的耳朵邊，嚦嚦啾啾地說了好多話。只見鄧老板連連點頭，臉上堆滿笑容，拍着手說，“喔，好辦法，好辦法。”

“壽店王，你說如何？——省得她們一次一次來麻煩着要工錢，我們便殺一警百，看她們怎麼樣？縣裏由我去運動就是。”胡麻皮對於自己的計畫確乎非常得意。

“老胡，放輕些說！”鄧老板提醒他。“我問你，我至今還弄不清楚，她們的委員倒底是那幾個？”

“大約是三個罷，’胡麻皮扳着手指頭記憶着。‘一個是我們號裏的謝鳳仙，那個瘦瘦的瓜子臉，穿素的；一個是晉大裏的，還有一個好像是茂源裏的樣子，我只記得她姓陶。”

“我們號裏的那個鳳仙也厲害罷？”

“厲害是厲害，不過沒有什麼脚色的。”

“那就不妨。”

“不妨。我剛才不說過了嗎？……”

外間的軍樂聲忽然嗚嗚地響近來，騷擾的茶園裏頓時更騷擾了。大家都望欄干邊擠，鄧老板和胡麻皮也拍拍身上的瓜子殼，站起來，向街上望。當頭是軍樂隊和藍底白太陽旗，其次便是大安縣黨部的隊伍，以後是男女學生，工人，衣服都換得簇新，手上都捏着旗幟，雜雜沓沓，零零落落，一點

次序都沒有地望前亂衝。大安婦女會背後，便是揀茶工會。鳳仙姑娘當頭，拿着指揮旗，素淨的衣裳，不但格外窈窕而且更顯得英勇了；招弟姑娘和邱六姐，一個穿着鐵血布上衣，一個是茄花斜紋布，也拿着專單，在隊伍當中走。

當大安婦女會的會旗招展到杏花樓茶園的招牌面前的時候，樓上下突然發狂，“好呵，好呵”的怪嘯不絕于耳，中間還夾着一陣陣的鼓掌聲。

揀茶工會的女工們一看這種情形，個個慌得手足無措，只低着頭快步走。臉上都沾滿了灰和汗，幾個小脚女人，更累得氣喘如牛。然而，樓上下的笑聲，叫好聲，鼓掌聲也因此而更加利害了，有些人笑得拼命蹬地板。

胡麻皮在笑聲中，指着鳳仙姑娘對鄧老板說：“壽店王，看見罷？那個拿指揮旗領隊的，就是我們號裏的謝鳳仙。”

“我認得，我認得，她曾來見過我幾回。”鄧老板一下一下地點着頭。

隊伍走完後，茶客們都各歸原位。有的便來開始議論開會之應不應當，有的便批評着剛才走過的那個穿綠 嘩嘩旗袍的婦女會的委員如何漂亮，又有爲了說某個女學生好不好而爭執着的，有的便高聲叫‘堂倌，茶冷了，泡開水！’有的便把茶盅打得叮叮噹噹地響。

“她們工會裏，人數倒也着實不少？”鄧老板回到茶桌上坐下說。

“她們人雖不少，心可不見得是一致的；不要緊，壽店王，容易對付得很。你若不相信的話，我担保就是，呵呵呵。”胡麻皮跟着鄧老板坐下，槓着兩隻肩膀笑。

“好，且喝一盅熱茶再說。”鄧老板拿起茶盞蓋來擊着茶盅。

堂倌提了大銅壺上來沖茶的時候，胡麻皮便向他說：“幾個錢？”

“喔，我來我來。”鄧老板謙遜着。

“小意思。”胡麻皮把一手虛攔着鄧老板；于是，鄧老板也不再客氣了，只望了胡麻皮一眼，聽憑他會了鈔。

六

黃昏六點鐘光景，福果巷裏，揀茶工會的會議開幕。

自從三八節後兩天，縣黨部和縣公署會銜布告奉上級機關命令禁止開會游行以來，大家正在忙着籌備的北京慘案紀念會便立刻宣告停止，外間的空氣也頓然泯沈了。鳳仙姑娘更是一點興致也沒有，每天早上只懶懶地去上工，晚上懶懶地走回家裏。最近一星期來，的確久已不見今天似的興

願恩恩義憤填膺的鳳仙姑娘了。

會衆到齊了，實計一百十三人，缺席的二十有九人。

“主席，鳳仙姑娘站起來，舉着手。‘請大家推舉主席。’

“我推鳳仙姐！”陳四姑笑着提議。

“附議。”陶委員高聲說。

“贊成……”大家附和着。

鳳仙姑娘向陶委員看了一眼，扭妮地走上佛桌前。

“各位，要不要推舉一位記錄？”主席開口問。

“我推菊香姐！”陳四姑不等大家回答要不要，首先奮勇地站起來。

“附議……”

“贊成……”

陶委員當仁不讓地移過一張桌子，斜擺着，然後坐下。

“余致力國民革命，凡四十年，其目的……”主席站在佛桌前念了一遍總理遺囑。

念完後，咳嗽了兩聲，然後報告開會宗旨道：“各位，現在開會了。今天的開會，是因為，我們，唔，是因為同裕茶號裏發生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。同裕裏有兩位姊妹，一位是招弟姐，一位是邱六姐；——各位都認得罷，就是坐在頭一排靠東邊。那兩位，——是我們姊妹行中，很好，很和氣的；不知爲了什麼事得罪了老板和管帳，大約老板和管帳看得她們忠厚以爲好欺侮罷，無緣無故地忽然把她們開除了。我想，我們辦工會是爲了什麼，都是爲大家有好處；現在老板和管帳，一點道理都不講，隨便壓迫我們，所以今天特地召集各位來開這個會。各位姊妹，我們今天必須商量一個辦法才是。請各位姊妹發表意見……”

●
靜默了約有一分鐘。

“各位姊妹，我們今天無論如何要想一個對付的辦法，否則他們更會看不起我們了，請各位……”主席又補足說。

“主席！他們這樣無故壓迫我們，我們只有反對他們一條路！反對，反對！”晉大裏的一個女工激昂慷慨地說。

“附議……”

“贊成……”

“秀英姐的話很對，老板和管帳這樣地可惡，我們只有反對。不過怎樣來動手反對呢。”主席又提出一個問題。

“報告縣黨部，工統會和婦女會，請他們幫我們辦。”茂源裏的一個女工提議。

“附議……”

“贊成……”

“主席！”陳四姑從從容容地站起來了，委婉地

說：“老板和管帳如此地可惡，我們應當一致反對他們，這也用不着我來多說了。但反對的辦法，剛才何玉姐主張報告黨部，工統會和婦女會，這我也贊成，不過我以為單是這樣還不夠。我想，老板和管帳最怕我們罷工，我們頂好就以罷工來對付他們，這樣，第一既可救出招弟姐和邱六姐，第二我們也可以向他們要求增加工錢，減少做工的時間。一舉兩得，不知主席和各位以為怎樣？”

“附議……”

“贊成……”

陳四姑的話的確說到了會衆的心坎裏，因為老板和管帳固然最怕罷工，但工人們也最歡喜加工錢，所以，大家無不心悅誠服地鼓着掌。

“陳四姐的話實在對極，我們決定實行罷工好了，叫他們看一個厲害後，再同他們理論。大家贊成罷？”主席歸納着問。

“贊成……”

“好，現在散會罷。各位姊妹要記得，明天大家都⁰不用去上工呵！”主席最後吭聲說。

大家都陸續走出福果巷，只留下揀茶工會的三位委員和招弟姑娘，邱六姐留在那里，陳四姑也特別被留住，六個人繼續在巷裏密議着。

“罷了工，沒有工錢得了，怎麼得了！”白家嫂子走出巷門，就回頭對大毛太娘說。

“是呵，動不動就開會，就罷工，總要喫一回虧才肯干休哩。她們倒不在乎，我們却上了老當了！”大毛太娘氣憤憤地回答。

外間已經黑暗得道路都辨不出了。

七

鳳仙姑娘從老板那里出來，帶着滿肚子牢騷，一步懶似一步地望家裏走。走過港田橋頭，河水清清，桑園裏杏樹已着了花。天上半點雲彩也沒有，一片青色，青得勝過河水；不知誰家的幾個風箏，在半空盤旋着，懶洋洋地。鳳仙姑娘這時突然意識到前幾天的夢境，不知不覺便煞住了腳，痴痴地在那里徘徊起來，追尋着已經消失了許久的夢痕。

“姊姊！”猛然聽到一聲尖而細的叫喚，隨着覺

得有兩隻小手環抱着她的腿，她低頭俯视，乃是小弟弟和兒；鳳花妹妹也瞪着一雙烏溜溜的眼珠站在旁邊。

“你們在這裡做什麼！總是在外頭撒野，招呼喫嬸嬸一頓打！”鳳仙姑娘心裏好生悲涼。

“哈哈，”鳳花妹妹天真地笑“嬸嬸會打？倒是嬸嬸叫我們出來的哩！剛才徐先生來了，叔叔在家裏發大脾氣，罵姊姊；我站在旁邊聽。嬸嬸便說：“你這小鬼！也站在這裡夾在大人隊裏做什麼？快帶了和兒外頭去玩！”我便和弟弟出來了……”

鳳仙姑娘一聽說徐三到她家去了，又聽說叔叔在發大脾氣，心裏更加焦灼了；也無心再和鳳花辯論，連忙放低了聲音，一手拉着她一手牽着和兒，問她說：“徐先生來了說些什麼？叔叔又爲了什麼發脾氣的？”

“我也不曉得爲了什麼，”鳳花妹妹不知道事

情之重大，仍然張着小嘴笑着。‘只見徐先生一進門，叔叔就拉着他的領口罵他說：‘好小子！你倒還有臉到我這裡來！我家鳳仙被你這小子陷害到了這步田地，虧你還厚着臉皮來做什麼？你既然有本事叫鳳仙做委員，你爲什麼，帮她委員委員委一世？你爲什麼現在不能帮她一下？現在她禍也闖了，事情也弄坍了，還要你這死東西來做什麼？你倒會笑嘻嘻地，若無其事地鬆鬆爽爽地再來討什麼好！一切事情都是你帶累她弄壞的；現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要問你這小子賠！’……”

“徐先生怎麼說呢？”鳳仙姑娘聽了鳳花妹妹的話，心裏確乎喫了一驚，但事已至此，非硬着心問一個明白不可的，于是只得也裝出笑嘻嘻的樣子問，省得鳳花妹妹急得說不出話來。

‘徐先生說：‘都是你家鳳仙姑娘自己弄壞的，怎麼怪得我？怎麼怪得我陷害了她？我叫她做委

員，我總沒有叫她巴……巴工罷！……’姊姊，是巴工罷。徐先生的話我不大懂，巴工還是巴什麼呀？”

“是罷工。——你快說呀！”鳳仙姑娘急得非常。

“巴工，呵，是的，巴工。姊姊，徐先生說：‘……我總沒有叫她巴工罷。今天我得到消息，倒特地好意來通知她一聲，那曉得你老人家還要同我拚命！’姊姊，徐先生說時要哭了呢……”

“唔，你說，叔叔還說了些什麼？”

“徐先生話還沒說完，叔叔就說：‘哼，倒難爲你特地來通知！你不來，我還不知道這事呢！哼，通知？我早就知道了，用得着^哪你通知！虧你這窮小子，不要臉的東西！’叔叔儘罵儘罵……”

鳳仙姑娘一聽“得到消息所以來通知”的話，心裏已知道凶多吉少，靜以剛才在老板那裏的冷刻的情形，事情的如何已猜着了八九；^哪但人們總是

‘不到黃河心不死’的，不問一個究竟，心裏如何肯干休：“鳳花，我再問你，今天外邊有信來罷？”

“什麼信？”鳳花妹妹茫然摸不着頭腦。

“我問你今天有人送信來罷？”

“哦，有的，有的，有一個穿藍布衫的送過一封信來，那時徐先生還沒有來哩。叔叔叫他做六一司務……”鳳花妹妹聽明白了，心裏很得意，連連拍着小手。

小弟弟和兒看到鳳花妹妹的得意的神情，也跳着腳，兩隻手在鳳仙姑娘身上亂抓，快活得了不得地笑起來了。

“呵，呵，呵。”鳳仙姑娘摸摸和兒的小臉，然後回過頭來向鳳花妹妹。“你剛才說叔叔在罵我，叔叔怎樣罵法？”

鳳花妹妹一手撥着和兒的下巴玩，一壁回答說：“姊姊，不是的，剛才叔叔儘罵儘罵，姊姊就在

旁邊說：“其實，這也怪不得徐先生，都怪我們鳳仙不爭氣！”叔叔就說：“我們鳳仙固然不好，她回來我自然奪取她的命；但你這小子也推諉不了的，都是你帶累得她！”叔叔咬牙切齒地說。嬌嬌一眼看見了我帶着弟弟在旁邊聽，就叫我出來玩。後來他們說些什麼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
鳳仙姑娘聽完他的報告，臉色已經發白，一顆心兒真急得好似熱鍋上的螞蟻。她想倘若現在回去，豈不是火上添油，必定要挨一頓比以前更厲害百倍的毒打；但倘若此刻就掉頭不顧地走開呢，鳳花妹妹和小弟弟和兒也一定會大哭起來，真地一哭起來，如何是好？在她正在進退維谷的當兒，卻好從柵的那邊來了一支救兵。

“鐮 鐮，鐮。”賣香蕉糖鹹青果的鐮聲自遠而近，鳳仙姑娘這才算解了圍。從衣袋裏掏出四個銅板來，買了兩個銅板圓眼糖兩個銅板落花生交給

鳳花妹妹和小弟弟和兒，囑咐他們：『乖乖地回去，我等一下就會回來的。嬋嬋問時，不要說在路上遇見了我，只說這是陳四姐買給你們喫的，記得罷？』

小弟弟和兒當然是快得手舞足蹈的了，只有鳳花妹妹，卻不解事又似解事地，彷彿丟掉了一件什麼東西似地，空虛地，惘惘然地望着鳳仙姑娘。

鳳仙姑娘走過橋去；走到橋頂上，回過頭來望望站在橋腳邊的弟妹，心裏不禁一陣一陣地感到酸楚。

她喪魂失魄地望前走，一直走到東門。蒙茸而又零亂的綠草，遮沒了不大有行人走過的蹊徑。她在饅頭似的叢塚中，尋到了雙親的新墳，便忍不住埋下頭去號啕大哭。

頭上飛着兩隻烏鴉，一聲嘶一聲喚地嘶叫着；右邊一株柳樹上，又有一對喜鵲唧唧地噪個不住。

鳳仙姑娘在這環境中，足足哭暈過去了幾次。她醒了又哭，哭了又暈；這時吉凶禍福，鹹酸苦辣，一齊在她的心底裏消逝了。

八

“鳳仙姐、我們害了你了！”

鳳仙姑娘在雙親墳前哭暈了幾次，最後一次醒過來時，太陽已向西山落下去了，不久之後，漫天便籠罩上一張灰幕。她沒頭沒腦地思索了半天，終于想到，還是到招弟姑娘和邱六姐那里去，同是患難中人，或者能找着一個下落罷，便爬起身來望城裏走。穿過斜街，推開板門，小院裏是漆黑得非常；邱六姐一眼瞥見，便迎出來，帶着哭聲這樣地

說。

鳳仙姑娘這時更不覺得什麼了，走進屋裏去，招呼了招弟姑娘，招呼了她們的母親，坐下來。邱六姐“梆”的一聲關了門。

“唉，事情恐怕不行了！”鳳仙姑娘歎息着說。石油燈的燈光之下，映照見她的兩隻眼睛腫得如一對銅鈴。

“鳳仙姐，我們連累了你了！”招弟姑娘帶着淒厲的聲音訴說着。患難中彼此相見，顯得比親姊妹更加親切了。

鳳仙姑娘目望着招弟姑娘。

“你還不知道嗎？連你也被開除了！”邱六姐站在旁邊苦說聲。

“不知道。”鳳仙姑娘重又覺着惶惶然了。

“我們是聽陳四姑說的，”招弟姑娘回答。“她說我們是不能回去的了；工統會和老板他們商量，

決定把爲首的三個委員開除，你也被開除了，已經都去了通知……”

鳳仙姑娘記起剛才鳳花妹妹的話來，知道六一司務確已送了開除的通知去，家裏是不能回去的了；若回去，縱然不死也會打得半死；她想到呻吟床褥的苦痛，天天幽禁起來的難堪，不許喫飯自責罰；——現實的苦難頻頻地襲來，不覺混身發顫：“唉，這怎麼得了呵！”

空氣裏死寂了一回，悲涼的目光互相望着。突然，邱六姐嗚咽起來，鳳仙姑娘的酸淚也點點滴滴落下來了。

“六姐，這成什麼話！客來了，你不好好招呼，反而哭起來了，快起來，年紀也不小了。”邱六姐的母親強笑着說。

“鳳仙姑娘，別傷心，且在這里用一口便飯再說，事情總可以商量的，先不要糟蹋了身子……”

招弟姑娘的母親也勸慰着。

“鳳仙姐，招弟姑娘受了母親的提示，也記起來了，收斂收斂悲懷，啞啞地說：‘你還沒有喫飯罷？且喫一口飯……’”

“飯又那里喫得下？”鳳仙姑娘袖噎着，“我今天不能回家了，回去叔叔會把我打死的呵！”

“今天不便回家，就在我們這里住怎樣，不過地方齷齪些；事情且等喫了飯再商量。”邱六姐的母親仍然陪着笑臉。

飯菜擺上來了，大家便圍攏來喫；邱六姐的母親拿筷子點點碗裏的菜說：“鳳仙姑娘，沒有菜，請隨使用些。”

飯桌上，她們終于又商量到剛纔的事；招弟姑娘的母親，把嘴巴瀟了瀟，咽下飯去，首先開口說：“招弟，你美英姐不在上海嗎？聽說那邊生意很不錯，——鳳仙姑娘，拈點鹹魚喫——我說過兩天，

你們三個人商量商量，倒不如到那邊去好些。”

“是呀，”邱六姐的母親表示極端贊成。“我也這樣說，過兩天你們還是決定一路到上海去就是。——鳳仙姑娘，不要存客氣呵，沒有菜弄給你喫。——美英回來說，那邊至少也有十來塊錢一個月，好的還說不定有二三十呢。我看你們還是決定走這條路……”

鳳仙姑娘聽了她們的話，倒也非常動心；她這時也不再記着徐三，也不再記得弟妹了，只急切地希望早些開闢出一條生路來，不管那條路是嶮巖的還是平坦的，也不管那條路走不走得通，她只要有一條路可走就是，現在她是走頭無路的人了。

“鳳仙姐”招弟姑娘接下去說，“我們白天也正在商量，我說我決計和邱六姐到上海去。到那邊事情是靠得住的，而且只有比這里好，沒有比這里壞的；不過母親和伯母都說過幾天再走，我可是主

張明天一早就動身。他們開除了我們，說不定還會難爲我們一番的，我們在這里冤枉喫苦，實在不值得。鳳仙姐，你如果願意同我們一路去的話，就在今夜裏打算打算定。不過，鳳仙姐你不要見氣的話，你是委員，你比我們是更厲害的了；而且你倘若不走，你叔叔不會來叫你回去嗎？我說三十六着走爲上着，我們還是決定明天就動身的好。

招弟姑娘的話句句打入了鳳仙姑娘的心坎，鳳仙姑娘聽了她的話，這才覺得她不但應該走，而且應該趕快走。但是，她摸了摸袋子，只有前天發的工錢還完全在這里，此外私蓄有限，而且便是這有限的私蓄也不在身邊；幸而左手的金約指，頭上的金挖耳和耳環，因爲今天去見老板特地打扮了戴起來的，還都齊全；折變了正好做這次破釜沉舟去的用途。“我去是當然巴不得去，不去還有什麼路可走呢？不過我身上所有的不到十塊錢，此外還

有三件金器，鋪蓋行李一點都沒有，這可怎麼辦？”

“有這些便够了，除了盤纏錢還可以有些多呢。至于鋪蓋，那就大家借用借用好了，頂多到酉江時，到堤莊裏添製一套衣服就有了。”招弟姑娘爲她籌畫着。

好容易喫完飯，大家又略略談了幾句天，招弟姑娘，邱六姐和她們的母親，便都忙着去摒擋行李；只有鳳仙姑娘沒有事，默默地站在旁邊看着她們。這時大家都不再覺得悲切了，希望的花又發出芽兒來，未來的光明漸漸展開在她們的面前了。

九

鳳仙姑娘站在船舷邊，看着洶洶的江水。江的那邊，是一帶遼遠的青山；江面上，點點飛鳥，追逐着過往的風帆；晚涼裏，料峭的春風傳來了東方的光明的消息。正是酉江暮春的黃昏。西望着故鄉，遠了，唔。漸漸地遠了！

自從昨天五更，天還沒有破曉，和招弟姑娘，鄧六姐步出北門。便落航船。在熹微的晨光中，開了船，順流而下；這時，鳳仙姑娘忽然理會得這住

慣了的大安江城，是綠樹，古牆，夏屋，一派連得的流水，這美而惹人留戀的圖畫！然而，使人勇往的是，遠大的前程，正在迎面環抱攏來；醜惡的魔影，都漸漸在款乃的櫓聲中消失了。于是，一天一夜的路程，很快地過去，今天平平安安地到了酉江。

在酉江的街市上，鳳仙姑娘退換了金器，購辦了一套新衣服，最後她們又到臨江的西陽樓上喫炒麵。諸事都妥貼了，才相將上這艘駛到幸福的都市去的輪船。

統艙的生活，在她們過慣了作場生活的人，原可以處之泰然。一進艙中，除了擾攘。除了黑暗，此外更沒有什麼使她們感到不如意之處。但她們個個貪看這萬里的江山，個個奇異這酉江江岸的紅牆高樓；她們決定，輪流去觀賞這浩大的世界，更換着守候艙中的行李。現在是輪到鳳仙姑娘去傾望江流。

江風吹動她齊眉的鬢髮。吹動她縐素的衣裳，鳳仙姑娘猛然起了“故鄉是遠了”的感覺。徐三一向對她的柔情脈脈，是怎樣地值得懷念呀！陳四姑，也是一個令人眷戀的好友。小弟弟和兒和鳳花妹妹，自從她走後，不知又怎樣呢？前夜裏，總在望眼將穿地等她回來罷；昨今兩天，又該哭得如何傷心？——“唉我們是遠了，漸漸地遠了！”她淒然想着，鼻子起動了幾下，眼裏便拋下淚來。

“鳳仙姐，”邱六姐從倉裏走出來，“招弟姐有點事同你說，請你進去一下。”

鳳仙姑娘舉起眼來望着她。

“呀，”邱六姐驚愕了一下。“你爲了什麼事又傷心了？”

“眼睛紅了嗎？江風吹得我儘流淚……”鳳仙姑娘自己在騙着自己。

“唔，真的嗎？”邱六姐也斜着眼笑着。鳳仙姑

娘也俏皮地笑。

“招弟姐請你進去一下。”邱六姐又提到來意。

“應該換班了嗎？”鳳仙姑娘嘻嘻地笑個不休，剛才的威容完全給掩蓋住了。

“不是的，”邱六姐也笑。“招弟姐說另外有點要緊事和你說……”

“要緊事？”鳳仙姑娘沉吟着，“好，我們一路進去。”

她們手挽着手走進艙中，一股沖人的炭氣接連連續鑽進鼻孔來；艙板上，點着黃豆似的電燈，那光只有秋夜的螢火那麼大，微幸被照到的地方，是一片暈黃，其餘的地方仍是茫茫的黑暗。招弟姑娘盤着脚坐在地鋪上，半舊的絲綢被鋪得端端正正，做了坐墊；洋磁的漱口盃裏盛着滿盃開水，左手掌底下，靠枕頭的地方，攤着一張西陽日報。

“招弟姐，有什麼要緊事吩咐？”鳳仙姑娘帶着頑笑的口氣問。

招弟姑娘未語先笑，“哈哈，你上了我的當！”

“我曉得你們使促狹！”鳳仙姑娘恨恨地說了一句，也在地鋪上坐下來了。老實的邱六姐氣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

“我問你，鳳仙姐，你還在想徐三嗎？”招弟姑娘拉住了鳳仙姑娘的手。

“鬼想他！”鳳仙姑娘撒開手，瞟了她一眼。

“說真話，”招弟姑娘樣子漸漸莊重起來，“你現在還有些想他嗎？”

“這也是人情之常，總有些……”鳳仙姑娘臉上微微紅了一紅。

“唉——”招弟姑娘歎息着，“你真是太老實了！你不要怪我直言，我看，你還是死了心罷！”

“……”空氣裏沈默了一回。

‘請你看這個！’招弟姑娘嚴肅地遞過了報紙。

“阿唷，你們還賣了報紙，真好洋氣！”鳳仙姑娘不自然地笑着，打開了報紙。報紙上鉛字印得很密，那最先跳入眼簾的是——

◎大安揀茶工會工潮平息

△勞資兩方協議開除爲首之三委員

△決先復工條件俟後再議

△工統會已另行派員接辦揀茶工會

大安揀茶工會，前以同裕茶號經理開除女工吳招弟邱六姐二人事，工會即藉此要挾資方，致釀成罷工風潮一節，詳情已兩誌本報。茲聞此次風潮，實由揀茶工會委員謝鳳仙陶菊香劉五姑等三人受人利用，竭力挑撥所致。其餘全體工人，本皆不贊成此種率爾罷工之舉；惟以脅于謝陶等威勢之下，只得勉強服從。自風潮發

生以來，縣公署與縣黨部均非常注意，曾數次派員與工統會及同裕店主磋商。店主方以開除該女工等實出于不得已，至增加工資一層，現以市況不佳，更難承認。旋工統會派交際股徐三實地調查，知確係謝等故事搗亂，故決計將爲首之謝鳳仙等三人免職，並令該號主等將謝等三人分別開除。其原先斥革之吳招弟邱六姐二人亦與謝等互通聲氣，一併不准錄用。勞資兩方協議定當後，縣公署即派保安隊十二人前往工會彈壓，勒令各女工即日復工；至增加工資等條件，俟復工後斟酌情形再行核議。現工統會已另派陳四姑魏秋香陸貞姐等三人爲揀茶工會執行委員，尅日就職，整頓一切。于是此一場罷工風潮，始完全平息云。

鳳仙姑娘看了，雖然有幾個字不認識，但意思是完全明白的，只怔得目瞪口呆。

“怎麼樣？”招弟姑娘正色道：“徐三是靠得住的嗎？連陳四姑，我們一向把她認為好朋友的，你看看，也竟這樣的奸猾！徐三是無賴，這話是陳四姑自己對我說的，我那時不便對你說，但我曾經和邱六姐談起過。——六姐，你總還記得？——但我絕想不到，他們竟早就勾搭上了！只有你，鳳仙姐，睡在鼓裏！”

“唉——”鳳仙姑娘心亂如麻。

“鳳仙姐，我索興再把這次事情的原委告訴你聽罷。同裕裏開除我和邱六姐，原不是本意，他們原想去掉你的，但因為你是委員，恐怕于工統會的面子下不去，所以便把我們充了替代鬼，這也是陳四姑口裏隱隱約約探出來的。我當時很奇怪，陳四姑怎麼消息這樣靈通？今天看了報，才知道那天開

會，陳四姑竭力主張罷工，下文是在今天。鳳仙姐，你說人心靠得住罷？但是，我們這一回，雖然喫了些虧，可是也學到了一個乖……”

“唔，招弟姐，我從前竟是懵懂着一點不知道，今天才明白，你才真是我的親姊姊！”鳳仙姑娘起初一句話都說不出，最後終於抱住了招弟姑娘，

邱六姐也感動得非常地湊了上去。三個人默默無言地擠在一起，彼此的呼吸聲都很清楚地可以聽見。靜寂中突然有一種聲音驚起了她們，船役在艙外高叫：“開船了！”

十

轉眼又是春暮，花木都逐漸老去；鳳仙姑娘自到這幸福的都市以來，蓋已兩星期多了。

她們初到上海時，人地生疏，浩浩蕩蕩的一條黃浦江橫在面前，不知道應該朝那個方向走去才是正路。在碼頭上徬徨了好一回，始被一個接客的帶到洋涇浜的一家小旅館裏去。

安頓了行李，匆匆地洗臉喫飯後，便又開始到人海裏漂浮。馬路上，紅綠的電燈，高聳入雲的洋

樓，老虎一樣吼着的狂奔汽車，你擠我我擠你的行尸，魯班尺八尺長的紅頭阿三，使她們眼花繚亂，又使她們畏縮不前。一路百般哀求似地請教問路，有的人只向她們看了一眼，有的人板着臉說一聲“不曉得”女人都答“不懂話”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位短裝的老年人，才“朝西轉北”的指點她們一段路。足足走了三四個鐘頭，一直等走出一身大汗，臉上的粉痕都畫出了條紋之後，才找到了小沙渡。這使她們回憶起在大安時開會游街的情形；但在大安是別人凝望着她們，現在是她們凝望着別人。今昔之感油然而生，想起當日的豪氣，的確深深地神住了。

工廠裏還沒有放工，她們只好在二房東江北女人的又是客堂又是臥室的房裏等着。等了約有半小時，才聽到同時有好幾個汽管放號；號聲息止了不久之後，門外忽起了一陣笑語聲，但是進來的

却只美英姐一人。招弟姑娘忙起身來迎接，“阿，美英姐！”

“呀，是招弟妹嗎？什麼風吹你到這裡？”美英姐略略愕然了一下，說。

“美英姐！”邱六姐循規蹈矩地叫了一聲。

“阿，幾時到上海的？現在就擱在那里？為什麼不先來一個信通知？我也正是想念你們得很，來得正好。——這位是？”美英姐活潑地說。

“是鳳仙姐，也是我們的姊妹行。”招弟姑娘回答。鳳仙姑娘起身招呼了一下，美英姐連忙說：“請坐請坐，自家姊妹，不要客氣。”

她們這樣寒暄了一回之後，美英姐便帶她們到自己房裏，說一聲“請坐一息”，提了洋鐵水壺出去了。

美英姐是，代表這幸福的都市的美麗的女人。剪了鴨屁股^鴨的頭髮；青色的長半臂；花線呢的裕

衣，短短的袖子露出在外頭；真的絲襪，綠面的時式的鞋子。胸前微微隆起，全身的曲線歷歷看得清楚。鳳仙姑娘痴痴地望着她的背影，自己真地感到相形見拙了。

“美英姐到上海來還不到一年呢，就這樣漂亮大方，和從前彷彿兩個人了。上海真是好地方呵！”招弟姑娘羨慕似地說。

“唔。”鳳仙姑娘漫然應着。

“我們在這里住久了，也會漂亮起來的。”邱六姐默默地說，可是，這句話又怎樣地打動了大家的心；她們彼此都盤算起來，堅決而且深深地相信，新的生命將要在上海開展了。

美英姐提了開水回來了，過了一回，隔壁牛肉館送過兩樣菜來；吃了飯，招弟姑娘囁嚅地說明了來意。

“那好辦，”美英姐滿口應承。“我們廠裏正打

算添招些女工呢。今天你們且在旅館裏住一宿，明天再來看一間房子住下來就是。廠裏的事，馬上可以有辦法的；有我在這裏，儘管放心。——晚上請你們到大世界玩去……”

“阿呀，儘要你破費，不敢當的！”招弟姑娘代表大家說。

“自家姊妹，還說這個？既然到了這裏，今夜隨便去看看罷了，——小意思！”美英姐微笑着。

洗了臉，對鏡子搽了雪花膏和美容粉之後，美英姐帶了她們坐電車到大世界去。車中的乘客，都把視線集中到美英姐身上，誰也不曾注意這鄉下土氣十足的鳳仙姑娘等三個人。鳳仙姑娘在大安時，原也是姊妹行中的翹楚，但是，這個嗎，只有天曉得！

大世界裏，是一片震天的鑼聲。燈紅綠，鬢影衣香，使她們耳朵和眼睛都忙不清楚。鳳仙姑娘

在這種環境中，雖然對於自己也起了藐視，但進取心和競爭心鼓勵她不要畏怯，她馬上也可以和大家爭勝的，便又勇敢起來。因又想到，大安的人們是怎樣的渺小呵，他們恐怕連夢裏都沒有見過這種情景；哼，便是陳四姑，又算什麼呢！

現在，鳳仙姑娘也漸漸地成爲上海的一個嬌兒了。她和招弟姑娘，邱六姐，都已進廠做工。她們在檳榔路租了兩間平房，美英姐也住到一起來了；早上一同進廠，晚上一同回家，遇到星期或休假，便一同到大世界或者別的游藝場去。

四個人高矮都差不多，如今服裝也打扮得差不多，真是四朵可愛的花葩。檳榔路上，兩邊夾道的綠樹濃蔭下面，每天有許多人，佇望着她們的動人的亭亭的情影。

十一

“呀 不好了!”邱六姐氣急敗壞地跑回來說。

外邊的大雨下得傾盆，狂風竭盡他的本事猖獗着；一道閃電衝開雲端，接着是轟轟的震耳的雷鳴。招弟姑娘和美英姐都縮處在小房裏，她們也正在牽掛着剛才出去的兩個姊妹。這時突然看到邱六姐衝進門來：頭髮披散着，滿臉的水珠，連眉眼都分不清了，自衣服至腳下，混身的水和污泥。她們猛然嚇了一驚，本能地站起來，目瞪口呆地望着

她。

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”邱六姐瘋了似地跳着。

“怎麼了？怎麼了？快換衣裳！鳳仙姐呢？”美英姐定一下神，連聲問。

邱六姐只是滿屋子亂轉，桌上的茶壺茶碗震得拚命發響；衣裳上的水珠和污泥，濺濕了一房。

“喂，怎麼樣？鳳仙姐在那里呢？”招弟姑娘着急地問。

“鳳仙姐！鳳仙姐死了！呵，鳳仙姐，鳳仙姐！”邱六姐聲嘶力竭地喊，眼裏幾乎冒出火來。

雷聲響得更厲害了，似乎要震掉這長夏已經過去了的賸餘的炎威；~~一~~光一閃一閃地閃個不息；
淅淅的雨聲中，雜着一陣一陣的怒潮似的風聲。

“死了？！鳳仙姐死了？！”招弟姑娘嚇得魂不附體。

“呀，死了？！”美英姐也焦灼起來，“怎麼死的？

——喂，怎麼不說話？——汽車壓死的？”

“你看去！”邱六姐這時好像一隻猛獸。

“在那里？你帶我去！”招弟姑娘什麼都不再顧慮了，擎起了傘。

“喂，慢點！”究竟還是美英姐有分寸，拉住了招弟姑娘的袖子。“怎麼死的，還沒有問清楚，這樣的大雨，如何去法！邱六姐也得換一身衣服……”

“人也死了，還顧得這多？！去，去！”招弟姑娘掙脫了美英姐的手。

“問一問清楚再走！”美英姐沒有法，只得狂喊起來。

招弟姑娘把手裏的傘望地下一擲，氣也喘不過來地，睡倒在椅子上。

美英姐乘勢取出衣服來，叫邱六姐換上。邱六姐不做聲，只是如醉如痴地在屋裏亂轉。過了一回，她又陡然推開門，望雨絲中衝出去；招弟姑娘

也立即站起來望外走。美英姐一看雨勢已略略小了些，便也不再叫喚了，取了傘，反身叩上門，一徑追上前去。

一路上刮着狂烈的陣風，雨還洒洒地下，雖然比剛才略略小些，打在身上也仍然是非常地難受；只有閃電暫時收斂了一下，雷聲在西北角黑雲深處打鼓似地接連地響。美英姐追上招弟姑娘，兩人合撐着一把傘；其實，這樣的大風雨中，撐了傘也是等于不撐的。邱六姐獨自在前頭走，奮鬥着，掙扎着，狂一般地向前衝。

在勞勃生路戈登路轉彎地方的電杆底下，躺着一個人。臉都歪了，顏色烏焦，身子七歪八斜地橫陳在地上。面貌實在已經認不清了，但她們清清楚楚地認得她的衣裳。這是鳳仙姑娘的屍體。

邱六姐早已瘋了，只是叫着，跳着，伸過手去拉着屍身；招弟姑娘全身發顫，幾乎昏厥；美英姐

也非常地傷心，但她馬上鎮靜下來了：“你們走開些，在這里守着，我去報了捕來。”

巡捕來了，把她們帶到捕房裏去；過了一回，又來了一輛汽車，載去了鳳仙姑娘的屍身。

在驗屍所裏，檢驗吏驗一下叫一聲，那種淒厲的音調，喚醒了邱六姐和招弟姑娘的瘋狂，惹起美英姐酸楚的情緒，她們撲簌簌滴下淚來，直到嗚咽不復成聲。

同仁堂給了一口薄棺，入了殮，便由招弟姑娘她們三個人把她送到大安會館的義塚裏去暫厝。簡單的殯儀，在淒風苦雨裏舉行；送殯的一行列，就是邱六姐 招弟姑娘和美英姐三個人。

明天，天晴了，她們仍然到工廠裏去做工。她們走進工廠，一切都如舊；但是，她們的心裏都感到異樣的空虛，彷彿失卻了一件記不起來的東西似的。

籬笆邊的五色鳳仙花，受了狂風暴雨的摧殘，已經凋零不堪；鳳仙姑娘從今也不復再在這世上存在了。她無聲無息地生出來，無聲無息地又死去；這當中，難爲不相干的各家報館，用三號鉛字印了題目，五號鉛字排成一條社會新聞，把這不值得人注意的小事泄漏到人寰。

鳳仙姑娘死的情形，只有邱六姐一個人看到，所以她夜夜做着噩夢。此後，她不再到大世界或者別的游藝場去了，省下錢來，每逢星期，獨自提了紙錠，哭到大安會館義塚裏，鳳仙姑娘的墳頭去……

十二

將近年關了，邱六姐和招弟姑娘，告別了美英姐，搭江輪回大安去。

來時的路重走一遍，江上的風物，一切都依然。只是兩岸的樹木，都落去了葉子，賸了枯枝；岸上的平地，一望茫茫；村舍茅屋，看去也冷落得多。江風吹人宛如刀割，使她們再沒有站到船欄邊的勇氣；走進艙中，艙中的喧擾雜亂，比來時要厲害一倍，但她們的胸懷，沒有來時的興奮了。

回憶暮春時候從江城出發，同行三個人都帶着非常的雄心，個個都籌算着，預備在上海開闢出一條光明的新的途徑；忽忽八九個月了，四圍仍是那麼黑暗和古舊，但同來的三個人只賸了兩個，還有一個是永遠不能回來的了。她們心裏只是悵鬱，只是淒涼，從前的豪氣和興致是，早已完全消失了，一走進艙中便蒙着頭躺倒在被鋪上。有時招弟姑娘想起了什麼和邱六姐說時，邱六姐只是吁嗟；有時邱六姐開口了，招弟姑娘也只報之以一聲長的歎息。

憂愁地，寂寞地，在江上消磨了兩晝夜的時光，輪機有節奏地軋軋地響着，送她們到了西江。在西江換搭航船，故鄉一點一點近攏來了，但悲哀的故鄉呵，從此少了一朵不復再開的嬌花……

陰歷新正月初二那天，邱六姐和招弟姑娘出去拜年。完全上海式時裝的打扮，鴨屁股頭髮，圓頭

高跟皮鞋，路人都指指點點望着她們。走過小校場時，不期地遇到舊雨陳四姑。招弟姑娘用上海式的眼光望過去，漂亮的陳四姑，看去有些縮頭縮腦了。

“呵，招弟姐，邱六姐！”在陳四姑的眼中，招弟姑娘和邱六姐，本是卑不足道的，但現在的招弟姑娘和邱六姐已經不是從前的招弟姑娘和邱六姐了，從她們的服飾中便可以看出她們的出色來；故與其待慢她們，寧若恭敬她們，便這樣殷勤地招呼了一句。

邱六姐一腔恨她的心都露出在臉上，只望了望她，不做聲。招弟姑娘心裏想，現在又不挨着她了，樂得應酬她的，何必着她啣恨呢？便故意裝出容氣的樣子說：“阿，陳四姐嗎？好久不見，恭喜你當了委員了。”

“不過瞎混罷了；恭喜你們，兩位一向在那

里得意？”陳四姑更加謙遜起來。

“這一向在上海就事，也不過……”

“唔，上海是好地方，難怪兩位都發福了。鳳仙姐也好久不見了，你們可曉得她的消息？”

“鳳仙姐嗎，她原是同我們一起去的，現在過去了……”招弟姑娘對陳四姑也有些憤恨起來了。

“哎喲，真的嗎？”陳四姑却假裝着很驚訝的樣子。“怪道老沒有她的消息。不料……唉，好人偏偏……”

邱六姐咬牙切齒地站在旁邊。

“唔，兩位可是拜年去？對不起，還沒有給伯母去拜年呢……好，請罷，明天再見。”陳四姑自己也有些乏味，便搭訕着走了。

“這個惡傢伙！”邱六姐輕輕地罵。

明天，邱六姐和招弟姑娘正在家裏招待拜年客，六盤頭的點心擺在八仙桌子的正中；祖先的像

前，紅蠟熒熒地燃着。忽然，徐三和鳳仙姑娘的叔叔闖了進來。只聽徐三高聲說：“你一向這樣冤枉我，現在請你去對證一個明白。”

招弟姑娘一看徐三來勢汹汹，連忙站起來招呼他們。徐三只點點頭，拉着鳳仙姑娘的叔叔說：“你說我誘拐了你家鳳仙姑娘，現在請你問這兩位阿姐，倒底是不是我？你不要昏了頭巾，你這老糊塗！”

“那末，我家的鳳仙呢？我只曉得問你要！”鳳仙姑娘的叔叔也是非常倔強。

“問我要？鳳仙姑娘是同她們一路到上海去的，現在她們回來了，你問她們要人就是！”徐三舉起兩個拳頭。

“鳳仙姐是同我們一路到上海去的……”招弟姑娘鎮定一下開口說。

“你聽聽！是不是我誘拐的？”徐三大聲問。

“……但媽現在已經死掉了。”招弟姑娘氣喘吁吁地說。

“你們謀死了我的姪女！好，我要同你們吃官司去！”鳳仙姑娘的叔叔一手把桌子推翻，桌上的點心盤子都砰叭地打碎在地下。

“她是觸電死的，怪得我們？你不信，上海的捕房都存了案的……”招弟姑娘叫喊着。

“上海？路遠迢迢，死無對證！我只曉得問你們要人！”鳳仙姑娘的叔叔蠻不講理。

招弟姑娘和邱六姐的母親出來加入戰爭，大家鬧得一團糟。

招弟姑娘示意邱六姐找出了鳳仙姑娘死耗的上海報紙。



.....

好容易，徐三做好做歹，議妥由招弟姑娘和邱六姐每人津貼鳳仙姑娘的叔叔二十塊大洋，當日

交清；將來鳳仙姑娘的棺木，由招弟姑娘和邱六姐負責搬運回來；如查得是她們謀死的，再吃人命官司，要她們賠命……

交涉妥協了，再由招弟姑娘和邱六姐重新擺設出老酒點心來，請鳳仙姑娘的叔叔和徐三吃禮酒。

酒吃完後，徐三卸下了担子，輕輕鬆鬆地回去了；鳳仙姑娘的叔叔，拿出舊手巾來包上了四十塊大洋，心裏很滿意了，嘴裏卻囁哩咕嚕地咒罵着，身子一歪一擺地走出去。拜年客是早已散去了；屋裏只賸了兩個母親懷喪地在收拾碗碟。

邱六姐望着招弟姑娘，怔怔地半天；想起從前的事情，好像做了一場大夢一樣。她忽然站起身，抱住了招弟姑娘，放聲大哭起來。

跋

這本鳳仙姑娘，是一篇有背景的小說；換句話是，這篇中所寫的，都是我實地看見過的事情。我起了想寫這篇東西的動機，由來已是很久。去年在廬山養病時，更是躍躍欲試；但因人事的繁劇，一直延到現在才有功夫落筆。因為是匆匆地寫成，所以文章的構造和描寫上，都不能使他成為一篇力作。幸而背景的實質本好，或者不至于因我的拙劣的文筆而把本好的實質也給抹煞罷。

平時大都只寫些短篇，寫二三萬字的長篇，這還是第一次，成績當然不會頂好。而且，又因背景是事實，可是有些事實，又是不能直寫出來的，所以其中很有幾處故意寫得隱諱的地方。自然，這是我對於文藝的不忠實；但在今日，除了這樣，還有什麼另外的辦法呢？

混跡在文藝園中，也很有了些年頭；雖曾一度離開，今日卻又徘徊在園門外，想再鑽進這園裏去。這篇鳳仙姑娘，便是我在園外徘徊時作成的。

一九二八年十月追記。

鳳仙姑娘

實價國幣一角五分

著作者

孫席珍

發行者

張鑫山

分銷者

各省大書局

